

● 综 述

湖北省古代小说专家学术研讨会综述

吴 光 正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吴光正(1969-), 男, 江西永丰人, 文学博士, 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宗教文学、明清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I207.41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5)05-0645-02

2005年5月28日下午, 湖北省古代小说专家与应邀前来武汉大学讲学的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副主任韩瑞亚(Rania Huntington)教授在武汉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就中国古代小说举行了一场学术研讨会, 会议由武汉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文新教授主持。陈教授介绍了韩瑞亚教授的学术经历和这次前来武汉大学讲学的情况, 提议与会者在介绍各自研究课题的基础上展开学术对话。在研讨过程中, 专家们就古代小说的文学观念与文体特征、古代文学创作中的真实与虚构、小说研究的价值评判与现代意义、中西方古代小说研究与教学的异同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探讨与对话。

为了解决学术界援引西方文艺理论研究古代小说所带来的困惑, 专家们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文学观念、文体特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华中师范大学王齐洲教授回顾自己的研究历程时指出, 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研究明清小说的文本, 90年代中期开始思考文学观念问题, 即弄清楚什么是小说, 正史中的小说观念是如何演变的, 小说文体的发生、发展及其特征对小说观念有什么影响; 另外还希望从文献层面上寻找《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小说佚文材料, 以便确定小说的真实面目。他认为, 这些问题不解决, 《古小说全目》就永远拿不出来, 小说研究也就无法深入。韩瑞亚教授从翻译的角度对这一观点深表认同。她对小说概念的理解关系到如何用英语对译的问题, 目前用fiction以及novel这两个词都无法准确翻译中国的“小说”概念。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着重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小说的辨体问题。他就最不为现代小说理论承认的笔记小说展开辨体研究并进一步扩展到对传奇、章回小说进行辨体研究, 清理它们的本来面目, 分析它们各自的叙事传统和文体特点; 他指出, 这一研究过程中写得较为费劲的两篇文章是《唐人传奇: 传记的辞章化》和《〈阅微草堂笔记〉与中国叙事传统》。他指出, 中国古代各种文体的叙事传统体现了中国人的人文精神: 子书以议论为宗, 虚构故事是为了说明事理; 史书以叙事为宗, 事关天下兴亡, 因而强调实录、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叙事、不写景不写恋爱; 唐传奇的第一人称限知叙事、第三人称限知叙事、景物描写、辞藻经营、无关大体的浪漫情怀等特征跟子书和史书的传统无关, 这些特征只能从辞赋、骈文等文体中去寻找渊源, 其文体规范可以用“传、记的辞章化”来厘定。二是章回小说的编年问题, 即《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成书年代复杂的章回小说, 到底该把它们放在哪一个时代。他认为, 从小说编年的角度记录小说抄本流传的时代、小说刊本出现的时代、小说不同刊本的出版时代, 有助于解决研究者依据各自的研究角度而导致的一些争议性问题。武汉大学吴光正副教授在回顾古代小说研究史的基础上指出, 20世纪的学者用现代价值观念、西方文艺理论研究古代小说的文本意蕴和艺术特色时, 往往和古代小说的生成语境、文体特点和文化观念存在着差距。版本研究者把版本之间可能存在的各种关系都演示了一遍这一现象, 表明版本研究一直未能寻找到一种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模型, 因而一直处于形而下而未能走向形而上的研究。他近年来一直在进行古代宗教文学的学术史研究和宗教文学的个案研究, 认为《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小说中的宗教叙事体现了作者的艺术构思, 是作家通过“神道设教”的方式传达自己创作意图、预示人物命运情节走向的重要手段, 是中国古代叙事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 清理这些宗教叙事和宗教修辞手段, 有助于建构中国自己的文论话语, 有助于对已有的学术成果进行反思并重新对文本做出还原解读。考察这些宗教叙事手段在版本系统中的异同, 有助于揭示版本的变迁。黄冈师范学院徐又良教授也认为, 学术界研究古典小说名著一味借用西方的方法, 其结果只能发现与西方文化、西方文学相同的一面, 真正有价值的民族特点、艺术个性往往会遗落在研究者的视野之外; 他指出只有振叶以寻根, 披澜以溯源, 以古求古,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从文化学的角度开掘她巨大的文

化价值,发现她独特的美学个性,才可望使长期被歪曲了的内容和形式的本来面目重见天日。

专家们对古代小说研究中的价值评判与现代意义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湖北大学宋克夫教授指出,自己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主要思考的是小说的价值问题,90年代关注宋明理学和章回小说的关系问题,近来主要思考阳明心学和明代文学的关系问题,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困惑他的是价值观念的时空差异而导致的古代小说研究中的种种争论,而这种争论又往往和小说所体现的价值观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他还指出,作者创作时是有价值判断的,研究者的价值观是在不断变化的,但终极的价值是有的,人性是没有发展的,发展的是对人性的认识。王齐洲教授补充说,1987年兴起的宏观研究到了90年代中期就消退了,这跟价值观念的变迁关系密切;宏观研究的兴起跟当时对传统、历史、文化的反思密切相关,有着强大的社会需求,写作者也充满着激情,但到了1989年以后,社会价值走向多元化,对小说作价值判断的学术研究就很难有市场了。韩瑞亚教授指出,美国学者在课堂上会对小说作价值判断,但一般不会在文章中费太多笔墨,因为美国学者并不从作品的文学价值而是从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选择学术课题,往往把第一流的作品和二三流的作品放到一起来讨论相关的问题。华中师范大学谭邦和教授倾向于从思想史文化史考察古代小说的存在及其对精神生活尤其是现代精神生活的影响,认为古代小说研究其终端应该有助于现代文明的建设。他以诸葛亮为例,指出古代小说研究者应该考察诸葛亮由历史人物演变为文学人物的原因及其形象差异,应该考察诸葛亮的历史形象、文学形象如何混融在一起而作用于现实的精神生活(比如南阳的诸葛亮偶像崇拜),应该考察这种文化偶像对现代文明乃至未来文明的正面乃至负面影响。韩瑞亚教授说自己在专题教学的第一堂课中也往往会强调全世界都可以从中国小说中得到自己需要的东西,都可以从中国小说中获得了解人类的钥匙,在最后一节课中会要求学生与自己熟悉的小说人物进行对话,以便检验这一教学效果。

会议中讨论得最为激烈的是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创作中的虚构与真实问题。王齐洲教授首先提出要弄清小说这一文体到底有多少种类别,如何认识其真实与虚构的问题。他觉得就是史书如《史通》的记载也存在着价值判断,而不可能有纯粹客观的真实,而且中国人的真实与虚构观念和西方人存在着差异,因而建议对这一问题作专题研究。陈文新教授认为古代的文类太多、文类要求多样而且不明确,但有其规定性;历史著作理论上是不能虚构的,子部书理论上是可以虚构的,集部书是允许虚构的。湖北大学朱伟民教授强调小说与历史的关系,认为古代小说评点总是将小说作者的能力和太史公之才相联系,只有到《红楼梦》才明确提出自己的创作是假语村言,这种倾向表明:古代小说作者和评论家借正史来证明自己的地位,小说的叙事技巧、价值评判也往往依傍正史。宋克夫教授认为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是虚伪的,因为文学创作者心目中一直横贯着传世观念和政治观念(比如秦观为自己写墓志铭就是生怕后世把自己写坏了),只有明代的一些文人创作才接近真实(比如徐渭在自己的墓志铭中写丑写贫就很真实)。韩瑞亚教授就记忆和想象的关系、笔记小说和记忆的关系谈了自己的看法,其中不少观点有启发意义:她认为个人记忆受集体记忆的干预,比如中国人关注鸦片战争而忽视比鸦片战争破坏更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就跟集体的记忆密切相关。她还把笔记的记忆比做阁楼,陈文新教授受这一观点激发,认为传奇就像后花园,历史著作就像博物馆。

韩瑞亚教授1990年、1996年先后于哈佛大学东亚系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是韩南教授的高足,主要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和明清小说,著有《狐与明清小说》(专著)、《物质化的抒写》(主编)、《报刊中的怪诞》、《中国文学中的超自然》(论文)等论著,她的与会引发了专家们对中西方古代小说研究和教学的异同的浓厚兴趣。韩瑞亚教授指出,美国的小说史研究已经式微,单个作家作品的研究已经相对减少,学者们喜欢从论题出发来研究小说,小说研究已经“向外转”,具有文化学的倾向,性别问题、文本的物质特征(如出版文化、视像文化)、传统评点理论都是近来的研究热点。朱伟民教授认为小说、戏剧有相通之处,20世纪以来的小说研究在文本内容、资料文献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戏剧研究尤其是小说、戏剧的关系的研究还有着广阔的前景,希望了解美国学者的兴趣和视野在哪里,美国学者怎么教学生,学生的兴趣在哪里。韩教授回答,戏剧小说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美国研究中国小说的人比研究中国戏剧的人多,戏剧的材料太丰富,此一领域的研究正在发展中,但戏剧的研究和教学受翻译本的限制太大;她说她自己研究的对象是文言小说,但教的是白话小说和戏剧,一年一轮换,戏剧主要是教戏剧名著。宋克夫教授认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往往将性和爱混为一谈(比如《西厢记》中就只有性),希望韩教授谈谈中西方在这个问题上的教学差异。韩教授说自己的学生层次不一,背景不一,价值观念差距太大,比如有学生认为唐传奇四大婚恋小说中没有爱情只有性欲,理由是主人公为性欲而负责任并非爱情;美国学生对一见钟情也非常怀疑,但这不是文化的差异可能是时代的差异造成的。